

上海涵芬樓借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藏宋刊本景印
原書板高二十一
公分寬十五公分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周
禮
卷
之
一

周
禮
卷
之
一

周
禮
卷
之
一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說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說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說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

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

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
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
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
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
兼摠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
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
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
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
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

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頽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

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
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
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
之士共之而又以識子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
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

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

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

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

發其意故曰興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

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犬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小子

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

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

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

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陳

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氏曰。不以文害辭。

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
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
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
之法也。○又曰。九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
則字字相梗。當觀。○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其文勢上下意。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

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

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

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

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惠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遇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湏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湏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人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
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
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之敢反不求何用不
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
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

便教人省
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

而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協律呂則爲律

○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

納言時而颺之

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

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

雲門大卷

音權

大咸大磬

上昭反

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